

男孩成长故事

李树松 著

成长如

裂

CHENG ZHANG RU LIE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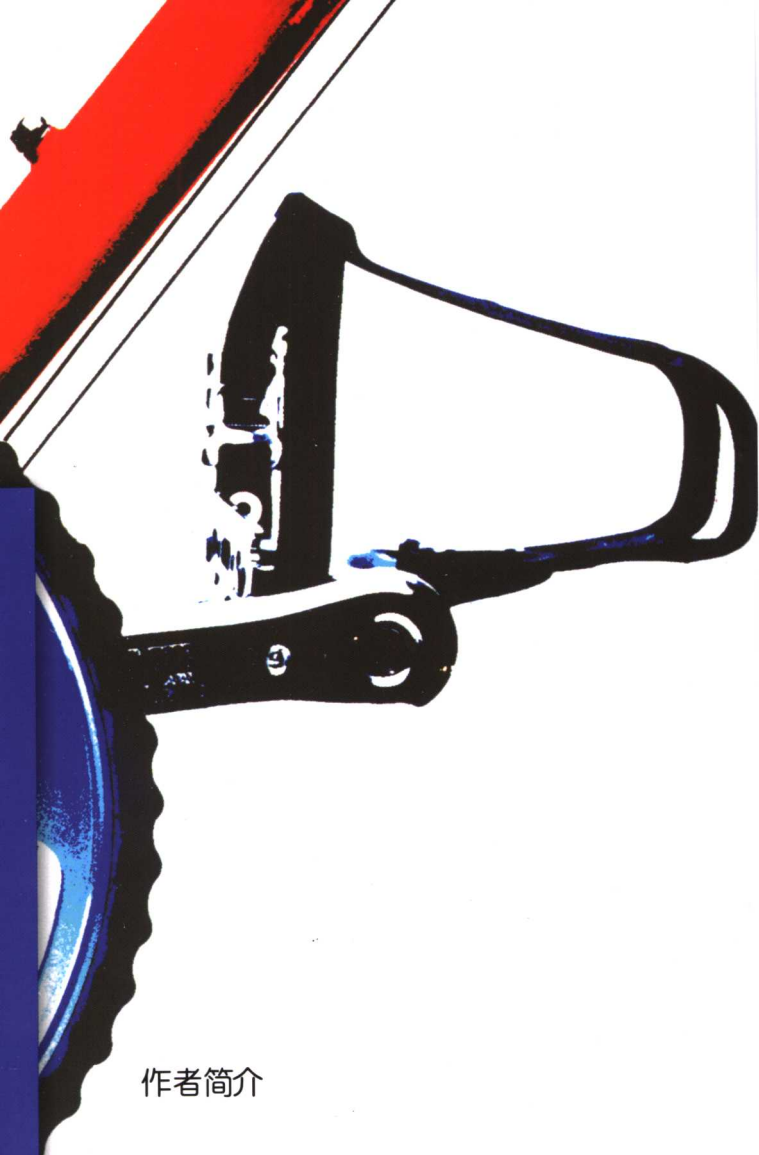
成长如裂 / 李树松著. —南京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6.8
ISBN 7-5346-3534-9

I. 成... II. 李... III. 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
国 - 当代 IV. 1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8731 号

书 名 成长如裂
责任编辑 沈 颀
装帧设计 陈泽新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sushao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(启东市开发区新洪路 518 号 226200)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
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46-3534-9/I·557
定 价 13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李树松，河北省青年作家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儿童文学创作，曾荣获“冰心儿童文学奖”、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。



某县中高—男生赵飞黄是从乡下考上来的，他沉默寡言，并不是班上出众的人物。班长陈先伦是全县拔尖的优等生，班上还有能呼风唤雨的富家子弟董传雄，赵飞黄显然攀比不了他们。但是，在一次校园暴力事件中，全班同学都不敢做声，而赵飞黄独自勇敢地挺身救下了受害者。

引子

麦收时节,田野里大块大块的麦子已经收割完毕。麦田里都是燎荒的人,他们拿着火柴,每走几步就点燃一堆麦秸,每一处火点都会向天空托起一条长长的黑烟。

6月里,正是南风起的时候,飘忽不定的风把黑烟卷来卷去,黑烟四散着像蛇一样在空中游弋着,视野所及处不但黑糊糊一片,更由于田野里那些跳动的火苗在黑烟下面鼓动着,就让人觉得是走进了一部战争题材的大片里,浓烟滚滚,烈火炎炎。

这时,就看到一辆赛车型摩托在乡间的小公路上从远处飞奔而来。骑车的是两个少年,从车子发出的声音就能听出来,他们已经把车速放到了极限。他们没戴头盔,头缩到车把后面,头发就像是狂风中的野草,齐刷刷地往后甩去。

这时,在他们前面不远处的公路上,不知是谁点着了一

堆麦秸，火苗往上扬着黑烟，似乎也想加入到麦田浓烟的行列里。

这两个少年看到了那堆火苗，忽然兴奋起来，他们根本不去躲闪它，而是又加足了马力，向火苗冲了过去。

本来他们是想从火苗上飞过去的，事实上，骑在前面的那个少年到了火苗近前也是把车把往上扬的，如果真的是在拍片的话，那个飞跃火苗的瞬间是绝对精彩的。而现在，不光绝对精彩而且还绝对刺激，赛车飞到火苗正上空时，忽然啪的一声炸响，几乎同时，车和车上面的两个人便被熊熊的大火包围了。

然后，就听到几声惨叫，赛车燃烧着摔到了一边。车上的两个少年已经成了两个火球，他们在公路上滚动着，那撕心裂肺的叫声就是从那两个火球中传出来的。

在这危急的时刻，就看到一个人，确切地说也是一个少年，从麦田那边拿着铁锨飞快地向公路跑过来。

在公路和麦田之间有一条水渠，少年蹚过水渠时身上已经湿透了。等他到了公路上一看，铁锨根本派不上用场，好在他急中生智，抱着其中的一团火球就滚到了沟里，然后他又跌跌撞撞爬到公路上，把第二团火球也拽到了沟里。等把这两个人身上的火扑灭后，少年已经累得瘫软在水渠里。

那个救人的少年就是我们本书故事里的主人公——赵飞黄。

1

事情发生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。

第二节晚自习的铃声响过后，大南镇高一(3)班的学生像一群吃饱喝足的绵羊，稀稀拉拉往教室里蹭。

走在末尾的是“大雄”、“二雄”这哥俩，他们当然不会那么老实地进教室，插插斗斗的，手和脚都不会闲着；还有嘴，在操作中不很干净的话就像马儿甩鼻般画着弧度飞了出来。

见怪不惊，男生们受到的“熏陶”要多一些，二雄在男生宿舍里放得更开。女生呢，这半年耳朵也有了免疫力，不再用手捂着嘴且连忙低下头装出一副听不见的样子。

然而风云突变，教室里刚安静了五分钟，坐在教室后排的大雄——董传雄忽然说话，听那意思好像要急：“上楼时你他妈的那么看我一眼干什么？”

静了一小会儿，二雄——张大雄大眼瞪着小眼，傻愣愣半天才说话，那腔调明显有些委琐和迟疑：“没有啊。”

“什么没有？就在楼梯的拐角那儿，你扫了我一眼，你当我没看见？”董传雄真的是个不可捉摸的家伙，刚刚进教室时还和张大雄甜哥哥蜜姐姐呢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？况且当时在楼道里，张大雄扫你一眼时你干什么去了，现在才醒过闷来？这小子的思维绝对跳跃加短路。

“没有啊。”张大雄苦心搜索之后，还是没想到他是怎么扫了董传雄那一眼的。

“别装孙子了！就你这揍姓的还想目中无人？”董传雄说着着眼睛就立了起来，从坐位那站了起来。

这话说得可就重了，一向有些憐董传雄的张大雄不吃味了，也从坐位上站了起来：“谁装孙子了？”

“嗨，你小子还不服了？”

“我没看你服你什么？”

“这么说我冤枉你了？”

“冤枉不冤枉我你自己知道。”张大雄还是想把整个基调往下压，声调已经弱了下来，说着就想坐下。

“嘿嘿……”董传雄冷笑了两声，然后弯下腰把自己坐的凳子翻过来，两条胳膊突然发力，便听到“嘭”的一声。董传雄把凳子劈了，接着把凳子腿举过了头顶。

该着这天出事，平常董传雄经常折磨自己屁股下这可怜的凳子，虽说这凳子已经不太结实了，可也没到一拽就散的地步。今天就是这么巧，可能董传雄也拽到正地方了，挺轻巧的，凳子腿就跑到他手里了。

如果这时董传雄过过脑子，这么巧的事情发生了，一般都有某种机缘，它一定暗示了什么。可董传雄脑子一热，什么都没去想，他现在只是不能容忍张大雄竟胆敢和他顶嘴，他必须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小子，把心中的这口恶气出了。

“你、你干什么？”看董传雄把凳子腿举了起来，张大雄眼里飞过一丝惊恐，声音都打起了哆嗦，吓得他离开了坐位。

“嘿嘿……”董传雄还是冷笑着，围着张大雄转了九十度，张大雄便也跟着董传雄转了九十度。

“我干什么？”董传雄不阴不阳、轻轻地说着，张大雄刚才的惊恐减了几分。他可能以为董传雄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，怎么说他和董传雄还是比较铁的，他可能想吓唬吓唬他，

或者这小子想搞点恶作剧。

可这次张大雄想错了，董传雄突然把凳子腿朝张大雄的脑袋砸过去，而且是恶狠狠地砸过去的。紧接着，张大雄的号叫声便把整个教室装了个满满当当。

赵飞黄的头就是在这时被这声号叫拉了起来并转了180度。

起初听到董传雄和张大雄吵起来，赵飞黄没往心里去。以前都是这两个东西合伙欺负别的同学，现在他们嚷嚷开了，他只是感觉到很新鲜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董传雄真的动手了，而且下手挺重。

赵飞黄看到血一下子从张大雄的额头流了下来。张大雄叫完之后下意识地去摸被砸的部位，血又从他的手指缝里渗了出来。赵飞黄心里一下子就泛上来一阵恶心。他想吐，他可能是晕血了。

赵飞黄是高一(3)班中最最刻苦的一名学生，除了上课听讲，他总是把头压得低低的，整个身子是一个要扎进书里面去的架势。

他的成绩上得挺快，由入学时的全班十来名一下子就蹿到了第二名，不过比第一名陈先伦，还差上四十来分，陈先伦是他们整个高一年级的绝对状元。

此刻陈先伦离张大雄很近，况且他是班长，理应由他前去劝阻，可他好像不知道一般，专心致志地看他的书。

班里其他的人也都很漠然，张大雄的号叫不能打动他们的心，还有董传雄恶狠狠的眼神也把他们震慑住了。他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呆若木鸡也罢，甚或幸灾乐祸也好，无动于衷的态度正悄悄地助长着董传雄继续发泄下去的苗头。

当然张大雄的叫声没能把董传雄的心打动，相反，他认

为这家伙这么没有“出息”，打一下就大呼小叫的，我更得好好地收拾你！你不是会小看人吗？你也不看看你小看的人是谁，今天活该你小子受点罪，让你长长记性，下次你就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了！短暂的停顿之后，董传雄又把凳子腿举了起来。

赵飞黄的脸在晕血的一瞬间就变得惨白了，晕血是一方面，可能这些日子他学得太苦，加上营养也没跟上，两下合一他有些支持不住了。他忙用双手撑住头，伏到桌子上。等他缓过劲把眼睁开，他看到董传雄又把手举了起来，赵飞黄的心里忽然就充满了愤怒，你凭什么打人？然后他就站起来向董传雄冲了过去。

还没等赵飞黄走到董传雄的跟前，董传雄的第二棍子已经下去了。正好砸到张大雄的手上，又听见张大雄一声长叫，这叫声比第一次更尖厉惊恐，看来手受的伤一定不轻。张大雄忙又用胳膊去护头，转瞬之间，董传雄的第三棍子又下去了。

看来这小子打疯了，他已经不顾张大雄的死活了。打完第三棍子，他看到赵飞黄向他走过来，把棍子向赵飞黄一晃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你别过来，告诉你，谁过来我打谁，不信你就过来试试！”他见赵飞黄停了脚步，便又转过身来想惩罚张大雄。

就在他重新举起凳子腿准备继续施暴时，赵飞黄蹿了上去，出其不意地把董传雄手里的凳子腿抢了过去。

董传雄见赵飞黄把凳子腿从他手里抢了过去，气得直跳脚：“姓赵的，你他妈的找死？”

赵飞黄看到董传雄气势汹汹的样子，也有点害怕，嘴唇因为颤抖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董传雄见赵飞黄说不出话，猜想这小子害怕了，便跟着恐吓道：“你把棍子给我，我便饶了你，刚才的事一笔勾销。否则的话，你也知道我董传雄的厉害。”

董传雄说完这些话后，赵飞黄的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。他说：“你看看你把张大雄打成什么样了，他都快死了，你还有心情来吓唬我？”

董传雄扭头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张大雄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死不了，他只不过在装孙子。”说着踢了张大雄一脚，然后又向赵飞黄走了过来。

正在这时，张怀斌从后面挤了上来，把董传雄拦住。

“老大，至于发这么大火吗？”张怀斌笑咪咪地说道。

“这小子他妈的不识抬举。”董传雄用手一指赵飞黄说，“他还想管我，是他这个德性的吗？”

张怀斌拥着董传雄亲热地说道：“咱们到外面走走，你先消消气。”

董传雄却不走，说：“今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我把这小子也教训了。”说着又要往赵飞黄这边冲。

张怀斌连忙把他拉住：“赵飞黄又不是想跟你怎么着，他是怕你把张大雄打坏了。真要是打坏了对谁都不好，老大，你说是吧？”

“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打坏了老子给他治。”说话时董传雄的火气已经降了不少，张怀斌趁热打铁，拉着董传雄走出了教室。

走过赵飞黄身边时，张怀斌向赵飞黄挤了一下眼，赵飞黄会意，等他们两个走后连忙蹲下身去看张大雄。

这时好多同学才敢走上前，大惊小叫地表现出热情来，陈先伦也凑了上来。

张大雄脸上的血还在汨汨地流，人已经没有了意识，昏了过去。赵飞黄让身边的同学照看着，他连忙跑去叫班主任。

班主任跑过来一看也吓傻了，赶紧掏出手机打了120。打完电话，问明情况，班主任气就不打一处来，他让赵飞黄和陈先伦先把张大雄抬到楼下去等120救护车，然后他就冲出教室去寻董传雄。

校园里，路灯的灯光像鱼一样在树叶间穿梭，班主任老远就看到董传雄靠在一棵树上，那些鱼儿就在他身上游动着，让人觉得他很悠闲。董传雄的耳朵上塞着耳麦正在打电话，看到班主任过来了，没事人儿似的把身子扭了45度。班主任的气更大了，心说你爸爸有点钱把你折腾得还像人吗？

快到董传雄跟前时，张怀斌不知从哪冒了出来，他把班主任截住了。

班主任便把气都撒到张怀斌的身上：“你怎么和他在一起？跟这种人一块混是没有好结果的。”班主任说这话是想让董传雄听到，可是董传雄的电话还没打完，他不可能听到。

张怀斌还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，等班主任发泄完，张怀斌才把事情的原委简单地跟班主任说了。班主任还没来得及夸奖张怀斌几句，忽然听到董传雄那边的嗓门大了起来：“你快点叫人过来接我，我烦死了，我想立马离开这里。”说完很不耐烦地把手机关了，然后扫了班主任一眼，扭头就想走。

张怀斌见状，又连忙去拉董传雄，班主任这时说话了：“张怀斌，你甭拉他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他想怎么着。”

张怀斌没拉住董传雄，班主任这句话却把董传雄拉住了。董传雄立住身，朝班主任翻着眼白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班主任没想到董传雄竟浑到这种程度，跟他竟你你相

称，便一时语塞，说不出话来了。

张怀斌赶忙圆场，他拉着班主任的手说道：“董传雄打人后，现在心里也挺烦的，老师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
“张怀斌，你别在这捣乱。”董传雄斜了张怀斌一眼，然后说道，“告诉你们我可不是为了这个烦，打个人算什么，老子又不是没打过人！刚才我妈说了，只要不把人打死了就行。”

“那你为了什么烦？”班主任忽然不再激动，他冷冷地问了一句。

“你管得着吗？老子就是想烦。”董传雄根本不把班主任放在眼里。

“我是管不着，可是我突然有点好奇心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烦。”班主任的语气还是出奇的冷静。

董传雄一时不知班主任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他又瞥了班主任一眼，然后死鲑鱼一样不张嘴了。

班主任不可能再去糊弄董传雄说出烦的原因，再说了，董传雄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富人心理，他不光对班主任，而是对学校里所有的人都不屑一顾。而更重要的一点是，此时的董传雄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烦，他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了，全然没有一丝愧疚的心理，反而却烦开了，天底下还有理可说吗？

班主任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了，他又咆哮开了：“董传雄，你看你还像个学生的样子吗？把人家打成那样你还烦，你简直不是人，是个畜生。”

“你骂人？”董传雄不再死鲑鱼不张嘴了，在这方面他比班主任更有经验。他咄咄逼人道：“告诉你，你再敢侮辱我，我到法院告你侵犯人权。”

没想到董传雄这几句话却把班主任蒙住了，班主任心里

一紧，整个人的气势就弱下来了。董传雄看到班主任这么不经吓唬自己先乐了。

班主任却不知他为何乐，只是那笑里面的轻蔑再一次把班主任逼急了，可是班主任的反击却不够犀利：“我这个当老师的骂你几句有什么错，你还是先想想你刚才打人的事吧，那才叫犯法呢。”

“哼。”董传雄还是冷笑一声，“我犯不犯法用不着你管，公安局、法院可以铐我啊传我啊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老子怎么进去的还能怎么出来，你信吗？”

“你这是说什么呢？怎么能这样跟老师说话？”张怀斌拽着董传雄的胳膊就往教学楼那边拖，他怕再说下去，董传雄会动手打班主任的。

“谁让他骂我的？”董传雄还是不依不饶，好在推推搡搡中班主任也没听清董传雄到底在说什么。

董传雄最后那几句话，还是把班主任噎得够呛。他站在那里，树叶间漏下的鱼儿跑到了班主任的身上，它们对待班主任可不那么温柔了，呼啦啦就扑到班主任的身上，班主任的脸就被鱼儿晃得很惊恐。原来是起风了，那些鱼儿便把尾巴甩得越发地恣意，班主任被鱼儿欺得很可怜，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。

狼狈不堪的班主任望着董传雄远去的背影，幽幽地说了一句话：悲哀，真是悲哀啊。班主任还没感叹完，便听到校园里传来救护车的笛声，班主任赶紧往教学楼那跑去。

教学楼这边，赵飞黄背着张大雄等在那里早着急了，120救护车刚一到，赵飞黄和其他几个同学帮着两个大夫，七手八脚便把张大雄弄上了救护车。

120救护车刚要发动，班主任赶了过来。因为车里容不

下太多的人，班主任钻进去后，赵飞黄看到车里那么挤了，就想一会儿骑车去医院。他扭过头准备去骑车时，也看到董传雄正在甬路边上的一个柳树下面打手机。

董传雄从操场上回来时，见那么多同学没人理他，并没想到他们在救急，却觉得自己受了冷落，便又掏出手机冲他老妈发火。

赵飞黄从他身边走过时，听到董传雄那些没教养的话，便重重地瞪了他一眼。

偏巧董传雄这时正在挂机，注意力转了回来，他便感觉到了赵飞黄的“小动作”。

董传雄气势汹汹地走了上来，到了赵飞黄跟前，一把就抓住了赵飞黄的脖领子。赵飞黄没说话，可是他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如果董传雄出手的话，他会反击的。

站在旁边的张怀斌看到这个镜头，忙过来问怎么了。

董传雄说，你问他。张怀斌看了赵飞黄一眼，可是赵飞黄没说话。

张怀斌便又问董传雄。董传雄没好气地说，刚才他瞪我了。

张怀斌一笑：“我还当又发生了什么事了呢。”说着便去拽董传雄的手：“赵飞黄敢瞪你，你说我也不信呢。老大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今天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，怎么老怀疑人家瞪你。”一边说一边手上发力，想把董传雄的手拽开，可没有成功。

张怀斌便又去看赵飞黄，同时用脚踢了赵飞黄一下：“飞黄，你说你瞪董传雄了吗？”

赵飞黄面无表情地看了张怀斌一眼，然后又看了董传雄一眼，只是这一眼看得长些，长得让张怀斌心焦。

此时的张怀斌心里真是太紧张了，他生怕赵飞黄犯犟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如果他说出他瞪了董传雄那样的话，事情可就不好收拾了。

赵飞黄这次没让他失望。“我没瞪你。”赵飞黄看着董传雄，重重地说出了这几个字。

张怀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就在这时，一辆别克车“嘎”的一声在他们身边停下来了。

就见从别克车里走出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，看来她就是董传雄的母亲。她见董传雄拽着一个男孩的衣领子，忙有些大惊小怪地问道：“宝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谁惹你生气了？”

董传雄见他老妈过来后，便把自己的手松开了，然后没好气地向别克走去，就听得“啪”的一声响，董传雄把车门打开，气哼哼地钻了进去。

这时，董传雄的母亲看到了张怀斌，忙问道：“孩子，是谁惹我们家雄雄生气了？”看来张怀斌早就跟董传雄他们家人认识。

张怀斌的嘴再怎么能说会道，此时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他结结巴巴地搪塞道：“没、没、没……”

张怀斌还没把“没”字说完，董传雄的头从车里又猛地探了出来：“问什么问？赶紧走。”

董传雄的母亲被儿子的话呛了一下，忙转过身来，双手放到臀部比齐了往两侧翘翘着，像小鸭子一般快跑了几步：“这孩子，性子怎么这么急，都容不得我问两句话。”

等他们走后，张怀斌叫上赵飞黄一起到车棚里取了车，先到公用电话亭给张大雄家打了电话，然后两个人才蹬上车向医院骑去。

2

赵飞黄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没有头脑的人。

这件事过后，他给在兰州念大学的三叔写信，就自嘲是个白痴，否则的话，他怎么会那么冲动呢？一直到现在，他也不清楚怎么会在那时候挺身而出，别人惧怕董传雄，难道他就不怕吗？事实上他也是怕的。

刚开学没多长时间，董传雄在班里耀武扬威，已经把他身上的好多信息传递了出来。

董传雄的父亲在大南镇可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，他在北京和本地开发商品住宅楼，早已经是大南镇首屈一指的富豪。财大气就粗，这个粗就一直粗到他儿子董传雄身上。在班上，董传雄可以看谁不顺眼就“教训”谁一顿，只是通常他不会像今天下手这样狠；他也往往在宿舍里“操作”。赵飞黄没看过这样的场景，因为他住在城里奶奶家里。就是他听说过董传雄打人，也没往心里去，毕竟没亲身经历过印象就不深刻。当然每次也很少有人去管，那时张大雄跟董传雄还臭味相投呢，很少有不去做帮凶的时候。

可偏偏今天董传雄是在班上开打，偏偏赵飞黄“心血来潮”，结果嘛，赵飞黄觉得麻烦要光顾到他身上了。

三叔回信时，并没表明自己的看法，他只是让赵飞黄自己来判断自己的做法。末了，才又加了一句：我记得在暑假里，你曾经跟我讲起麦收时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件事，那件事